

周作人美文精粹

作家出版社

周作人美文精粹

作者：周作人

编者：余树森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李超英 彭卓民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17千

印张：7.125

插页：5

版次：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396-5/I·395

定价：3.0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艺术的闲谈

余树森

二十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风靡一时，并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六十年之后，周氏“言志的小品文”再次在读者中引起审美的认同与共鸣，这种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究竟在哪里呢？这里，我想引用康嗣群在《周作人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

读他的文章，好象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到西山去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春天，一株草，一塘水使他爱上了自然，青蛙落水的声音使他知道了动和静，松涛和泉鸣使他知道了美；然后再回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他憎恶人与人间的狡狴，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啊，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旅行，充满了隐逸与叛徒的旅行。

是的，周作人的散文，就是由于能够十分亲切，自然而又机智地导引我们从“平凡处所”，走进“极乐世界”，在自由自在中，得到美感、净化和启悟，所以才有那样的魅力。很显然，这种散文，在写法与趣味上，都不似传统的中国散文格局；这是他以自己的个性为根本，融合中西散文美质之创造：它比之明人小品，加入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比之西方随笔，调和着东方式的抒情气氛；它在日本散文的“苦味”里，又注入了中国味的闲适。有人将它称之为“中国的‘伊利亚’体”；周作人将它叫做“抒情的论文”。它谈得亲切自然而又意味隽永，诚可谓“富有艺术意味的闲谈”。

对于这种艺术的“闲谈”，最重要者乃是作者的心境。心境，此乃作者之个性、学养及文化心态在一定时空下的产物。只有当作者内在的文化机制同外部的环境气氛达到艺术的和谐之时，才会有最佳的创作心境。对于深受儒释道文化熏陶，秉赋着中国历代名士风缘业根的周作人来说，二十年代“五四”落潮后那种交织着失望与追求的时代苦闷，“苦雨斋”那阴阴如雨的环境气氛，似乎都更适于他那古典的、颓废的、神秘的诗意因素的发酵。此时此景，虽感外界之压迫，尚心灵之自由；“苦雨斋”不是“世外桃源”，却也有镇日的静闲，他那“叛徒”与“隐士”的二重性格，在这里得以微妙的结合。他有时也“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气”，但更惬意的还是饮苦

茶，读杂书，伴着院中白杨似雨的萧萧声，冥思、玄想，“胡乱作文”，“在文学上寻找慰安”。因此，这一时期，他除了继续写些社会和文化批评的杂文之外，还写了不少谈论人生和艺术的“趣味之文”，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苦雨》、《喝茶》、《乌篷船》……等等，均属现代散文名篇。正是此一时期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随着时势剧变，周作人之思想亦在演化：三十年代，面对着尖锐复杂的斗争，道路抉择的矛盾使他更加陷入消沉；四十年代，他失足变节，出任伪职，尽管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似可确信：深谙儒家文化的周作人不能不为这种失节负载沉重的精神压力。在上述情况下，在周作人心理上，那种内在的文化机制同外部的环境气氛之间的艺术的和谐解体了；“叛徒”的活力既已消退，“隐士”的逸趣也遂之变味。“苦雨斋”变成了“苦茶庵”。周作人再不复昔日心境。艺术的灵感和才华，都随着心境的消沉枯涩而衰减。在其散文创作里，“读书录”式的散文占着很大比重；“艺术的闲谈”式的散文，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其意味亦不似先前那样深刻隽永了。所以我认为：作为散文家的周作人，其艺术的生命和灵魂，只属于二十年代古老北京城的“苦雨斋”，没有那个时代的含失望与追求并存的苦闷，没有“苦雨斋”那萧萧如雨的白杨，没有这一切同周作人那“叛徒”与“隐士”性格，中国传统文化心理

的融合，便没有那种使人低回的艺术的闲谈。

周作人这种“闲谈”的妙处，首先就在于他从“自我”出发，在平凡事物上谈出动人的天理物趣。很明显，在审美主体上，周作人所倡导的“言志小品”，乃是西方随笔的“自我表现”同我国明人小品的“独抒性灵”的融合。他所倡导的“言志”，即是“抒我之情”、“载自己之道”，而非代人立言、“载他人之道。”他认为散文最使人“惊异”处，就在于作者在笔尖下留下的是“自己的一部分”。综观周作人所写，皆其自己的见闻感思，其取材似极平凡而琐碎，诸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喝茶，饮酒，鸟声，苍蝇，乌篷船，白杨树，自己的初恋，爱女的病……他都有兴观照。故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单从书目上看，好似一“拍卖品的目录”。但让人叹服的是：这些事物一经其笔墨点染，便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有人说，在周作人散文园地里，常会使人觉得“蔬菜比玫瑰花还要红艳可爱”，有时“苍蝇比天地命运那类大题目为有趣。”的确，周作人散文的最可人处，就在它那一缕幽隽的趣味。其中有人生的况味，亦有内心的情趣。在人生道路上，周作人虽说不上遭大劫难，历大悲欢，却也是个翻过筋斗的人，他曾自嘲说他喜欢翻筋斗，虽然翻得不怎么好，因而对人生的酸甜苦辣自有体味；加上他读书博杂，各种思想在其头脑里零乱堆积，也为其观察思考提供多种角度，这样，就使周作人对事物“真谛”，往往能有

所颖悟。有颖悟，自然便有深味。说到内心情趣，我们看到：在周作人身上，那种古典的、颓废的审美趣味，以及传统的“风流享乐”的方式，其表现之浓，之自然，之辣入骨髓，在现代散文家中可谓无有出其右者。试看：“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酒的趣味，只是在饮的时候”，“倘若说是陶然那也当是杯在口的一刻吧。”（《谈酒》）旅行中，他向往“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却仍能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济南道中》）；生活中除“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如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等等（《北京的茶食》）对这些描写，凡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者，谁读之能不为之低回、神往。

周作人的“闲谈”，其叙述方式，显然是西方随笔体与中国小品体的结合。二十年代，西方随笔那种袒露个性、娓娓而谈的笔调，对于正追求个性解放的中国散文家，无疑是很具魅力的。但在对它的借鉴上，周作人最得其神髓而无模仿痕迹。他用自己之个性与才华，将西方随笔的谈论风格，中国散文的抒情韵味，乃至日本俳句的笔墨情趣，融合一起，形成其夹叙夹议的抒写体制。周作人这种“抒情的论文”，多半以知识为思想感情的“载体”，他谈天说地，旁征博引，将诗情和理性暗暗渗入，故其

谈论，能做到切实、具体，而又湛然有味。这种叙述方式，在结构上便打破了传统散文那严谨的秩序，而形成一种如“名士谈心”、“野老散游”式的自然节奏。其行文信笔而书，如闲云舒卷，看似支离散漫、无迹可求，而内中却有艺术的统制与和谐。诚如林语堂所道：“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我们读周作人散文，就象坐在“苦雨斋”里，听主人那自由的、有趣的、温煦的闲谈。

周作人的“闲谈”，不仅追求意味隽永，舒徐自如；而且还“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和平冲淡”四字，向来被公认为周作人文体的审美特色。但若细细品读，便会觉出在这“和平冲淡”之中，既有中国式的“闲适”，又有日本式的“苦味”。这种包含着“闲适”与“苦味”的“和平冲淡”，正是周作人那矛盾、苦闷心理之自我调适与平衡的产物。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完全的空无，彻底的超脱，仅属幻想之境；作家所能达到的只能是那种“苦中作乐”“忙里偷闲”式的小闲适。对此，周作人亦较明智。他曾谓：农夫终日车水，忽驻足望西山，日落阴凉，河水变色，若欣然有会，亦是闲适；至于那种仿佛看破红尘，等生死、齐祸福的“大闲适”，也不过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的表现罢了。实际上，周作人的“闲适”，也正如那

终日劳苦的农夫，“忽驻足西山”时“欣然有会”一样，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小闲适”；其“和平冲淡”亦不过是心理矛盾的自我调适与平衡而已。可以说，他是在皱着眉头深思，含着微笑闲谈，将人生之酸甜苦辣，潜藏在“拈花微笑”的文字中。因此，在其行文里我们便看到：周作人在对感情与文字的处理上，表现出十分的冷静与机智。所谓冷静，即抒情的淡化和节制。比如：《若子的病》、《若子的死》，作者对爱女若子的不幸，其胸中大悲太痛不难想象；但其行文，偏偏写得那样平和与冷静。《故乡的野菜》，开头声言：故乡对于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老邻居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但待读过全文，便会发现在作者对野菜的谈论中，无一处不掩藏着他眷恋故乡之深情。即使他在写“三·一八”惨案这种题材时，也总是极力做到：化浓烈为平淡，寄尖锐于委婉，而不使文字浮躁凌厉、剑拔弩张。所谓机智，主要指表情达意上的故作隐曲或运用反讽。比如：《前门遇马队记》，作者记述军阀兵警马队之横冲直撞，却故意说“那兵警都待我很好”，“只是那一队马煞是可怕”，“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褒人貶马，指桑骂槐，用的是反逻辑推论法，此反讽效果，似比正面抨击更为辛辣、深刻。《死法》，更以幽默文字，写严酷现实，读后让人忍俊不住，而又有些毛骨悚然。另外，在

文字处理上，周作人又善于将口语、文言、欧化语、方言等诸种成分加以杂揉调和，酿成一种“简单味”与“涩味”相结合的语言风格。所以周作人的文笔，使人感到不仅圆熟自然，且蔼然有味。有人将它比作杭州西湖的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当然，周作人散文之审美价值亦高低不一。真正能代表其散文审美风范的，还是那些脍炙人口的上乘之作。我们选编是书，就是为了让读者一睹周作人那“艺术的闲谈”的风采神韵；倘能在美感中得到散文艺术的顿悟，那就更堪欣慰了。

一九九〇年七月四日于北京大学



周 作 人 画 像

目 录

艺术的闲谈(序).....	余树森	1
美 文.....		1
前门遇马队记.....		3
山中杂信.....		6
一个乡民的死.....		21
卖汽水的人.....		24
爱罗先珂君.....		28
怀 旧.....		36
怀旧之二.....		39
初 恋.....		42
《绿洲》小引.....		45
娱 园.....		46
寻路的人.....		50

《雨天的书》自序一	52
北京的茶食	53
故乡的野菜	55
济南道中	58
济南道中之二	61
苍 蝇	65
苦 雨	69
死之默想	73
喝 茶	77
抱犊固的传说	81
十字街头的塔	84
孙中山先生	88
鸟 声	92
若子的病	95
唁 辞	99
与友人论怀乡书	103
乌篷船	106
爆 竹	109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12
谈 酒	116
菱 角	121
郊 外	124
《夜读抄》小引	126
金 鱼	128
村里的戏班子	133

关于蝙蝠	137
两株树	144
志摩纪念	150
知堂说	155
厂甸	156
半农纪念	161
《画廊集》序	166
《风雨谈》小引	171
北平的春天	173
结缘豆	177
谈养鸟	182
风的话	186
谈文章	191
红楼内外（选三则）	194
古今中外的蔡校长和辜鸿铭	194
红楼中的名人	195
钱玄同与刘半农	197
坐车	200
作画难	202
国粹	204
弄潮	206
北京的春雨	208
东湖五十年（上、下）	210

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新青年》上库普

林作的《晚间的来客》，可为一例），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一九二一年五月

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